

旋 构 塔

2015 中国青年艺术家推介计划：展览作品集

UP YOUTH

2015

王艺 主编

时代美术馆
TIMES ART MUSEUM

河北美术出版社




2015
家计划

塔
艺术家推介展
H
N

00

ART (中国)

Artists Association
(many). NUOART (China)

00022
District, Beijing

www.tmesartmuseum.com
+86 10 85670087 /85670317

时代美术馆
TIMES ART MUSEUM

UP-YOUTH

当代美术馆
北京时代美术馆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6号中环世贸中心D座35-37层 100022
F35-37 D Block, CITC Plaza, No.6 Jianwai Street,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6号中环世贸中心D座35-37层 100022
F35-37 D Block, CITC Plaza, No.6 Jianwai Street,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www.timesartmuseum.com
+86 10 85670087/85670917

前言

时代青年 ——旋构塔：2015 中国青年艺术家推介展

由北京时代美术馆主办的“时代青年”项目 2014 年首次启动，将关注点聚焦于当下最具创作活力的“70 后”“80 后”“90 后”青年艺术家对于艺术的不同探索方式，试图呈现一个相对清晰的时代青年艺术家群体特征。

时至今日，我们所处时代本身的复杂多元特征已经渗透到了生活与艺术的各个细微角落，艺术创作很难再用“潮流”“风格”抑或“时代精神”来概括总结。对于个体独特创作方式的深入观察成为一种必要的研究方式，如何从艺术作品的个性创作中探索出时代文化的共性，将个人作品转化成为具有社会价值的艺术，这无疑是美术馆面临的重大学术课题之一。

作为一家年轻的民营美术馆，我们与时代青年艺术家们共同成长，面对这一代人，追问一代人的艺术问题，持续地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展览采用网络征集、策展人提名以及合作机构推荐的方式甄选参展艺术家及作品，在对艺术家进行学术梳理、探讨其创作本体问题的同时，亦发挥青年艺术家的自主参与度，为他们创造和美术馆、策展人、画廊和媒体充分交流合作的机遇，让他们在时代美术馆这一青年艺术舞台上自由发声、发展，为我们的时代留下可供研究的、丰富的艺术家创作个案。

沙龙 I

谈青年艺术多面体

时 间：2015 年 7 月 11 日下午

地 点：北京时代美术馆 37 层

嘉 宾：吴洪亮（北京画院副院长）

胡斌（广州美院美术馆副馆长）

刘礼宾（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主持人：刘燕（北京时代美术馆执行馆长）



UP•YOUTH

谈青年艺术多面体

“旋构塔”开幕沙龙

《谈青年艺术多面体》

嘉宾：吴洪亮（北京画院副院长） 胡斌（广州美院美术馆副馆长）

刘礼宾（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主持人：刘燕（北京时代美术馆执行馆长）

时间：2015年7月11日下午

地点：北京时代美术馆 37层



- 题记** 2015年7月11日下午14:30,北京时代美术馆邀请“旋构塔·2015中国青年艺术家推介展”的三位策展人吴洪亮、胡斌、刘礼宾以青年艺术家的创作为话题,拉开了本年度“旋构塔”的展览序幕。大家就展览的主体构架、三个单元的主题,以及青年艺术家的创作现状进行了探讨和交流,并回答了现场来宾的提问。
- 刘燕** 每年毕业季青年的艺术项目和展览都会陆续登场,面对快速变化的物质、资本、艺术市场,在关注青年艺术家的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青年艺术创作的生态环境,青年艺术家如何在其中保持冷静和独立的创作面貌?请三位策展人来谈一谈。
- 刘礼宾** 旋构塔这个项目已经是第二年了,一个展览或者一个构建青年人的群体展如果提不出问题,其实也就是一个作品陈列展而已。如果这个展览仅仅局限在艺术圈里面,艺术界的批评家也好,策展人也好,把作品拿出来提供给市场,其实是一个很低端的行为,是一个非常平面化的打造。今年这个展就是想通过构建发现美术界的青年人的问题。发现问题不是说有问题,而是靠他们的作品所展现出来的新现象提出问题,把它们构建出来以后,再和整个中国青年一代相匹配。
- 吴洪亮** 其实做展览的人跟艺术家有相似之处,要面对问题,我们用一种方式把问题提出来然后引发思考,虽然能不能解决我不知道,但是引发思考应该是每个展览应该去做的一件事情。那天我开玩笑说这次我们“三体合一”,什么是体?用今天的说法可以说得很放松,比如说:淘宝体、舌尖体、手心体、聚合体、多酶体,我们既可以很严肃认真也可以很轻松地去玩一件事情。我们之前在微信平台上反复交流,探讨这样一种新的逻辑方式、语序方式和讨论方式,今天让大家看到了在实体空间内呈现的一个对青年未来的可能性的表述。我们希望一个展览是有趣的,有启发性的,高质量的。所以在这样一个博弈过程里面,我们都尽力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它呈现得更好一点。
- 胡斌** 近些年来,青年艺术的展览也经常引起很多批评,除了操作模式上海选杂乱无章,一个大杂烩的展览,它不能体现某种问题和某种思考,也不能提升出某种现象的研究。还有一个是姿态上面的,我们来谈一个青年艺术的现象,往往会出现两种状况,一种是居高临下,青年人缺乏某种社会关怀或者缺乏某种历练,没有社会责任感。与此相反,另外一种姿态是青年的现象一切都是好的,不管这个现象是怎么样的,都会觉得是代表着未来。我觉得这两种态度都不应该是我们这样一代策展人做青年展览的态度,我们既不居高临下,也不一味地来推崇,我们应该是同路人,一起参与其中,一起来成长,同时也来观察各种现象。主要是要有一种平等的观察姿态,策展人也在提供作品,提供一种观察和研究。通过艺术生产、组织和策划,构成一种行进当中的青年艺术档案,既是对青年艺术现象的梳理和研究,同时,又是具有未来的前瞻性的。
- 刘燕** 去年这个项目一共选了45位青年艺术家,今年我们选了39位,在这39位艺术家当中,三位策展人都都花了很长时间去选择、思考,去了解艺术家呈现出来的面貌。这样一个思考过程也是我们建立项目的过程,而且我们以一个循环的姿态不断地和艺术家发生对话和互动,更深入地去了解青年艺术家创作生态的形成,这是我们作为一家机构、一个平台对这个项目的一些思考。
- 吴洪亮** 有时候展览的策划过程基本是在咖啡厅或者是餐桌上完成的,每次跟艺术家聊天的同时我都在认真地观察,前几年我听到更多的人在谈观念的问题,谈论宏大叙事的问题,要改变世界的问题。这几年我听到更多的,尤其是在当代艺术中成长起来的更年轻的艺术家,是回家是不是要练练字?我练哪个帖?做作品的时候我的手感怎么样?很多人在跟我描述他的创作过程中,常常提到手的快感!回想自己小时候画画,那时候是没有意识的,为什么一定要画画?无论拿一块砖头,还是一支粉笔,画的过程不是理性的,是人类天性中的一种需要。画画是用艺术的方式和世界发生关系。作为艺术家慢慢变成了一种逻辑、一种习惯、一种专业。而有时候这个专业做到最后的时候忘了手的快感,而手的快感恰恰是令很多艺术家最开心的事,这不是别人给的任务,是单纯的开心。包括我们天天开研讨会的人,我看到很多艺术家在研讨会过程中是个画速写的过程,我直觉地发现,可能对很多艺术家来说观念是他的手背。我们平时摆放手的时候,手背是给别人看的,自然的绘画可能是手心,是给自己看的,所以就有“手心体”了。展览中,我选择的艺术家都跟“手心体”有关,他们用绘画的方式,用捏的方式,甚至去研磨的方式,都是与自己最单纯的想法有关的。我很荣幸能跟他们合作,他们确实给我提供了这一方面的一点感动,所以请他们来参加这个展览,就这么简单。
- 胡斌** 我谈一下聚合体,首先当然是跟我看到的年轻艺术家的创作的状态有关。近些年来青年艺术家的展览里好多艺术家的作品喜欢将很多元素、不同的媒材组合在一起,我就发现这样一种现象,不仅仅是简单的以多胜少,其实这种现

象是特别有意思的，这样一个聚合体的方式来自于哪里？我们在阅读德勒兹的《千高原》的时候，我相信大家有很多人都看过这个书，书里德勒兹也特别喜欢用植物生物学的这种概念来谈社会问题，他在谈社会问题的时候用了“块茎”这个词，是相对于根系来说的。一个植物，比如像莲藕、生姜这种植物，大家就马上可以联系起这种生长状况和现在青年艺术家创作状况的类似性，很多一堆的作品其实有点像莲藕的生长方式，掰下来一块也是莲藕，一大片也是莲藕，谈不上哪个是它的主体，莲藕有一个节就会生长开来，这样一个生长方式我觉得挺有意思。德勒兹用“块茎”这个词他认为是一个进步，现在这样一个块茎方式的社会体系是一个扁平化的社会体系，产生无限链接的关系，一个链接打开以后和另外一个链接不存在上下级的关系，是一个平等的关系，他是从进步角度来看这种生长方式。我把这个生长方式拿过来对应年轻人创作的状况，这样一个创作状况也正好对应了我们现在的某种社会方式，它是一种无限延展的、一个扁平化的结构。至于说这个扁平化的结构是带有积极意义的，还是说它反映了我们这样一个时代的扁平的模式？它可能也是一个时代的病症，这个还不好说。

总而言之，我想通过这样一个展览，把我看到的这样一个现象提示出来。这个题目也并不是非此即彼，只是说每个人介入的角度不一样，这样就比较有意思，我们面对的是同一片森林，可能进入的路径不一样，但是森林还是那一片森林。

刘礼宾 今年为什么提出“多酶体”这个概念？其实这个问题一直隐含着。我 2006 年做第一次中国抽象艺术展的时候，李洋就是参展艺术家，快十年了，不同的展览也都参加了，但是他一直在中国当代艺术界默默无闻，我觉得不是他的问题，是中国当代艺术界的问题。第一是理论的问题，我们的理论书里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意义明确，这和我们标准化的当代艺术是直接对应的，我们特别需要一个明确的事情或者是需要一个有力量的事情，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整个地球，但是经过这么多年艺术家撬不出什么艺术来，连中国都撬不起来。从李洋的现象再注意到美院，我每年看毕业展的作品发现有一批人，如果会做雕塑、刺绣、画画、陶瓷，枝枝蔓蔓构造一个复杂的世界，其实一般不会受到重视，为什么？因为他为了这种存在状态总是没法有明确的呈现，他需要一个明确的地位。中国其实这样的艺术家特别多，但从来不被当成艺术家看待。我比较熟悉的一些艺术家从来没有在中国当代艺术界出现过，我看到他们的作品放置在一个标准化的展览空间的时候，我发现他们不大好琢磨。说明我们的理论有问题，我们的观众或者我们的市场拍卖行制造的幻景已经严重地在伤害我们的选择规则和我们的评判意识。

我觉得在 1995 年著名的关于艺术的讨论，到现在如果再不继续下去，中国当代艺术仍然是生产标准化的西方当代艺术，我们只需要单层面的，异化或者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艺术界的异化现象特别突出，在一个知识转型的过程当中我想把这样一个现象做出来。刚才胡斌说的好，当一种艺术生态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无论是谁进入都是同一个森林，只是角度不同。我们以前特别习惯于开道式的模式，通过一条路过去，其实不是这样的，当我们去研究植物的方法，研究动物生态的方法的时候，结果一定会不一样，我们三个不期而遇是很自然的。

刘燕 三位策展人策展的思路和问题的由来并非可以凭借一个展览简单形成，而是通过对自我的观察，对艺术家、艺术市场、艺术创作方方面面问题的观察得来。我们希望把每一个艺术家都当做一个个案来对待，当他的作品呈现在我们空间里的时候，就和策展的思路共同完成最终的结果。我想请三位策展人简单地就一些案例来谈一谈他们具体的策展思路。

吴洪亮 每次做展览我觉得其实有一个跟艺术家怎么玩的过程，去把他有意思的部分在这样一个空间里头去彰显，我希望每一个艺术家在他的空间里都是很幸福的，这是展览里头一个感受。然后你如何帮助他一起来创造作品新的延展，因为很多作品在工作室里看和在展厅里看是不一样的，它到了时代美术馆这个展厅里要怎么生活，它应该是活着的。比如像李曦的作品，她是张元的学生，画油画出身，做材料，其实不会画中国画，突然有一天对现场感兴趣，就用油画材料把画布铺在地上画很大的作品，我发现她的画就可以搁在地上看，有时候想法非常简单。

胡斌 在画室创作是比较个体的方式，到展场策展其实是另外一种创作。我觉得策展无论怎么来设想，总体上会有一个倾向和角度，这个角度永远不能够包容一个丰富的艺术个体所有的方方面面。把很多艺术个体集中在一起以后，它的某一方面的倾向会显得更加突出。而且很难说一个艺术家现在是“聚合体”方式，以后他一辈子就都是这种方式，或者说他所有的作品都是聚合体，否则他也是一个比较单一的艺术家的。比如说我这一组艺术家里面的何利校，他的创作一直是比较有持续性的，他的作品就是布满一面墙的行为艺术草图，他每一天做一个小的行为，持续一百天，行为成为他的日常生活。我们不能说某个行为是主体行为，其他行为是相对辅助性的，实际上是一个并列的关系，这是好多作品的集合体。这个原来在艺术创作当中是一个忌讳的东西，在画面上不断地画重复的东西，这么做就会被认为是一个没学过画的人不专业的行为。但重复性的方式其实是自我状况的一种表现，而且如果只是在画室当中作为一个个体艺术家这样创作，他的面貌是非常多元的，我们把它集中以后这种现象就会非常凸显，这样带来的一个后续的话题就是我们如何来思考这种现象。



刘礼宾 这次展览我只是把这个空间整体布置一下，然后让艺术家做自我规划，像潘然去了十二个国家，她的旅行就是她的创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于是她就把这样的方式展现出来。对于有的艺术家来说，给他一个支点他能撬动整个地球，也有另外的人是给他一个主题他就可以演化出一个世界，我选择的这些艺术家里面通常都有这样的一种特征，在过程中敢于挖掘自己的生命状态的各个层面。比如孙娇娜是我们规划系毕业的本科生，刚刚大四，康斯塔布尔说过：“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但是谁有兴趣去表现这个世上千姿百态的叶子，而且每个叶子的表现方法和你的艺术语言都能互相契合？孙娇娜就这样做了。

观众提问 三个策展人共同策划一个展览，具体的方式是通过选中的艺术家来区分单元，还是一开始就用三个单元去选择艺术家？同一个艺术家换一个单元的话也会成立吗？我感觉作品之间是有很多互通性的，怎么看三个单元之间有什么递进性或者异质的风格？

胡斌 我们其实是面对同一片森林，只是进入的角度不一样，我们三个人会参加很多青年艺术家的活动，不断地观察青年艺术发展中的现象。每年我们都有不同的思考点，这个点当然是来自于青年艺术家本身，有了这个点以后同时又用这个点去选艺术家，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既不是凭空产生的主题，也不是有艺术家之后才得出一个主题。

刘礼宾 我去年解释过旋构塔的意思，我们可以借鉴不同的力量，聚合在一起旋起来，转动起来。这个展览不是一个成片，它是用来呈现问题的。

吴洪亮 其实就是好奇心促使我们想知道这些作品是怎么来的，但有时候这个过程又没那么高大上。策展人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完全负责，比如为什么选择一个艺术家进入一个展览，由于这个展览我们大家可以聚在一起聊一聊，包括对哪些艺术现象感兴趣等等，这样就挺好的。

沙龙II

手心与手背·直觉与观念

时 间：2015 年 8 月 2 日下午 14:30

地 点：北京时代美术馆 37 层

嘉 宾：吴洪亮（北京画院副院长）

王璜生（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

嘉宾主持人：叶滢（《艺术新闻 / 中文版》主编）



UP•YOUTH

手心与手背·直觉与观念

沙龙二

《手心与手背·直觉与观念》

嘉宾：吴洪亮（北京画院副院长）王璜生（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

嘉宾主持人：叶滢（《艺术新闻 / 中文版》主编）

时间：2015年8月2日下午14:30

地点：北京时代美术馆37层



- 题记** 2015年8月2日下午14:30,“旋构塔·2015中国青年艺术家推介展”第二场沙龙在北京时代美术馆37层举办。沙龙以策展人之一吴洪亮提出的“手心体”概念作为讨论的出发点,吴洪亮、王璜生、叶滢三位嘉宾与到场观众围绕“手心与手背,直觉与观念”的主题展开关于青年艺术家创作状态的探讨。
- 叶滢** 吴洪亮作为本次的“青年展”策展人之一,以“手心体”命名单元的主题,请问您是如何理解“手心体”这一概念?
- 吴洪亮** 当下许多青年项目正在发生,每接触到一个这样的项目,我希望都能提出一点问题。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逻辑里面,过去我们总能听见艺术家与你谈论观念问题,而最近我更多听到艺术家在谈创作中的手感、直觉。艺术家的某些绘画性是与之俱来的,这类灵感和天赋是否能在今天艺术生成的逻辑中发挥价值,我对此很感兴趣。我做了一个比喻:人垂下手的时候,手背是朝外的,也就是说如果说观念是给别人看的,还有一部分内容艺术家是要留给自己的,而“手心”就好像是给自己看的。艺术家与之俱来的某些灵感与天赋是否能在他的艺术创作中有所体现和作为,我将这个问题抛给艺术家,并得到积极的回应,参与本单元的艺术家和我一同完成这一次的实践,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心理的驱动下,就有了“手心体”的概念。
- 叶滢** 2015年上半年,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的“第二届未来展:创客创客·中国青年艺术的现实表征”展览当中,“创客”一词既包含了艺术家在实验室里动手创作的概念,也包含了观念性的感觉,请问王璜生老师是如何看待直觉与观念,包括艺术家在动手和动脑之间的关系。
- 王璜生** 在当下的青年文化,包括青年艺术家,他们一方面具有动手实验的能力,另一方面具有突发奇想的能力,二者构成了艺术上的实验性探索。从另一个角度讲,很多艺术家通过采用科技或多元的手法、通过多种材料尝试各种创作的可能性,这些实践有时特性非常接近,因此我们需要在展览里提出一个方向性的东西,针对我们所关注的青年艺术的特点提出问题,指明作品的方向。我一直在做“未来展”,其实是在用青年艺术的展览方式去呈现青年艺术的一种形态,从青年现象中推出一些年轻的艺术家。
- 叶滢** 我发现展览中的一些个案非常有意思。虽然我们提到“手心与手背,直觉与观念”,我们会想到比如说“手心”观念比较偏东方一点,“手背”观念可能偏西方一点,但其实在某些作品中,“手心”和“手背”好像就是一只“手”,并不是那么完全的隔离。
- 吴洪亮** 正如你刚才所说,只有这样一只完整的“手”才有创作艺术的可能,这是毋庸置疑的。这个展览里我把“手心”的概念提出来让大家去关注。我把一些天生“手”好的艺术家挑选出来,用这种记录方式与他们的观念进行一次融合,无论他是表达诗意,或是表达某种叙事关系,或是他想用这种方式 and 前辈之间达成一种对话等等,我觉得这当然是一个完整作品的呈现,于是我想要在策展的逻辑中把它提示出来。
- 王璜生** 对“手心”“手背”的问题,包括对“手心”所关注的问题,近几年来一直有艺术研究者提出。在本次参展的青年艺术家家里面,耿雪的作品最能契合“手心体”的主题,在她的作品中手与物的关系,以及在创作过程中重塑生命、与生命的对话、手与物之间的触摸等等这一系列的东西构成了一个非常富有内涵的整体,不仅是对个人表达方面的一种体现,更是对生命以及直觉的更深层文化的挖掘。
- 叶滢** 我们在讨论这个时代的年轻艺术家和新的创作方向,或者创作手段,其实可能这个世界无所谓新旧,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可能一百年来一直在讨论,只是说换到现在的媒介表达方式。中国在过去的一百年间,艺术家选择的自我是什么?他选择自己和时代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哪些人的选择最后走下去了?哪些人的选择因为时代的原因中断了?如果我们回去看看上下文,再来看我们今天的作品的话,可能就不会觉得发生得这么突然。
- 吴洪亮** 这次展览展出的作品是80后、90后艺术家在一个和平的、优厚的生活中的一种呈现,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能够进入历史,但是这些作品确实还是有其打动人的一面。就艺术家的创作而言,制作性过程的深入与精神性确实是两个极点,有时制作达到一个极点的时候,马上又上到一个艺术的高点,但有时当我们把制作做到极点的时候就越来越工艺,最后就做成了一个工艺品,所以,任何一极如果往深层发展都可能出现不同的结果。
- 王璜生** 其实一个真正好的作品应该能达到一种完整性,也就是说观念、直觉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手工性跟精神性或观念性之间能达到一个统一。我们关注一些作品的时候,首先是会被它突出的观念所吸引,或者是被它强烈或微妙精神所感动。一件好的作品就应该是“我有想法”,“我有想法”又可能从观念出发,具有突破性,或者具有某种特殊性。而且是